

## Список литературы

1. *Ерофеева И. В.* Аксиология медиатекст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репрезентация ценностей в журналистике начала XXI в.) : дис. ... д-ра филол. наук. СПб., 2010.
2. Чтение и время :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практ. конф. 15–16 ноября 2005 г. Брянск, Брянская обл. науч. универ. б-ка им. Ф. И. Тютчева, 2006.
3. *Салтанова С.* Большой масштаб «малой» прессы. URL: <http://www.agro-smi.ru/smi/1326/>.
4.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ресса: плюсы и минусы кризиса. URL: <http://exp-edition.ru/reviewarticle.php?newsid=1701>.
5. *Милютин Н. Р.* Воспитание личности педагога как процесс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дис. : ... канд. пед. наук. Волгоград, 2000.
6. *Олешко В. Ф.*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в журналистике.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0.
7. *Коваленко В. И.*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издания: базов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истема разделов и рубрик, фирменный текст : дис...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 Москва, 2004.
8.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и. М., 1998.

Чэнь Айсян  
Китай

## РОМАН «БИБЛИОТЕКАРЬ»: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ОЕ ОСМЫСЛЕНИЕ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тала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русских романов, которые составили особый дискурс, связанный с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ей образ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В романе «Библиотекарь», написанном молодым российским писателем Михаилом Елизаровым,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смешиваются в магическо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стил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Библиотекарь», память о «советском», кристаллизация памяти, уникальный угол зрения, ощущение смысла.

# NOVEL «LIBRARIAN»: THE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Abstract:**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viet" memory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Russian novels so that they turn out to be a particular discourse of interpreting the image of "Soviet". In the novel "Librarian", which is written by young Russian writer Mikhail Elizarov, the history of Soviet and the reality of the Russian situation are combined in the magic art style. It appears Soviet memories of Russian in the new century in the form of alternative writing. It implicates to reveal the great truths of Russian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at is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maintenance of history memory. It contains both respect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the motherland, but also implies persistent concern for the future fate of home and country.

**Keywords:** "Librarian"; "Soviet" memory; the crystallization of memory; unique Angle of view; sense of meaning

## 《图书管理员》：苏联记忆的另类书写\*

广东肇庆学院文学院 陈爱香\*

**摘要：**自苏联解体后，重构“苏联”记忆日渐成为俄罗斯文学发展的重要流脉，文学由此变成解读、诠释“苏联”形象的特殊话语方式。青年作家米哈伊尔·叶里扎罗夫的《图书管理员》以魔幻的艺术风格将苏联历史与俄罗斯的现实境况有机融合，以另类的方式呈现出新世纪俄罗斯人关于苏联的记忆，寓意性地揭示俄罗斯民族复兴的伟大真理——保存历史记忆，维护历史记忆。这其中既包含对祖国历史传统的尊重和继承，也蕴涵对未来家国命运的执著关怀。

**关键词：**《图书管理员》；苏联记忆；记忆的结晶点；独特视角；意义感

自苏联解体后，“苏联”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一个集体记忆，思想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和途径来理解这个充满矛盾和悖论

---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苏联记忆”（项目批准号 12YJC752002）；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苏联记忆与文化认同”（GD11YWW01）；广东省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当代俄罗斯小说中的‘苏联’叙事研究”（wym11123）的阶段性成果。

的时期。重构“苏联”记忆日渐成为俄罗斯文学发展的重要流脉，文学由此变成解读、诠释“苏联”形象的特殊话语方式。一些作品把批判矛头对准苏联官修历史中的辉煌书写：在他们的笔下，十月革命充满动荡、慌乱与痛苦的，而其神圣性光环不过是苏联官方制造的；卫国战争是一场富有浓郁悲剧色彩的战争，其正义性也是官方话语赋予的……也有一些作家看到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诸多矛盾与问题，他们以自己的作品传达对苏联辉煌历史的怀旧情绪。可以说，否定式呈现与怀旧式呈现成为当下俄罗斯文坛关于苏联记忆书写的两大主潮。而青年作家米哈伊尔·叶利扎洛夫的《图书管理员》以魔幻的艺术风格将苏联历史与俄罗斯的现实境况有机融合，以另类的方式呈现出新世纪俄罗斯人关于苏联的记忆。

### 苏联作家的图书世界：历史记忆的结晶点

韦尔策认为作为承载记忆的媒介之一文字记载“根本不是为了进行历史回忆而完成的，然而却是承载过去的准文字资料”<sup>[1]17</sup>。《图书管理员》中戈罗莫夫的图书就是对苏联历史记忆的承载。小说主人公阿列克谢是个20多岁的大学生。他继承了叔叔的遗产——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准备将房子卖掉后回老家。前来购房的人在这间房子里找到“记忆之书”，由此引发两个图书室的争斗。阿列克谢的叔叔是个图书管理员，阿列克谢被指定为他叔叔的财产继承人，他由此走进戈罗莫夫的图书世界。戈罗莫夫是苏联时期的一个三流作家，在战争中失去右手，只能用左手进行创作。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通常是红军指挥员（或农庄主席）、退伍士兵、守节寡妇、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等。“他经常诉诸的题材是国家的建设，讴歌外省城镇和乡村的日常生活，书写厂矿企业、无边无际的处女地和丰收大会战。戈罗莫夫笔下的主人公基本都是些能干的厂长或农庄主席、自前线归来的士兵、坚守爱情和公民勇气的寡妇、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们，他们都是一些果敢、欢乐、时刻准备去创造劳动功勋的人。善良带着常有的磨难凯旋了：大型冶金企业以创纪录的高速度拔地而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工厂实习了半年后就赶超了经验丰富的专家，车间

超额完成了任务并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粮食每年秋天都会像金灿灿的河流一般流入集体农庄的谷仓。恶改邪归正了，或者被关进了监狱。作品中也不乏爱的激情，但都是十分理性的那种，小说开头就提到的接吻，直到书的最后几页才按照道具枪的原理吧唧一声落在脸颊上。抛开题材不说，所有作品的文笔都很忧郁，句子精确但呆板乏味。甚至连那些印着拖拉机、收割机和矿工的小说封面，也都像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一样。”<sup>[2]2</sup>

戈罗莫夫创作的小说有《无产者矿井》（1951）年、《飞翔吧，幸福！》（1954）、《纳尔瓦》（1965）、《劳动道路》（1968）、《银色洪流》（1972）、《寂静的草地》（1977）。“这样一些书名未必能够让人警觉，也难以令人产生任何兴趣。”<sup>[2]1</sup> 戈罗莫夫在世时，其创作乏善可陈，作品无人问津。戈罗莫夫逝世后十年，恰逢苏联解体，有人开始收藏他的书，因为发现其书有一股魔力，能够改变人的生活。受书的魔力深深吸引，许多人辞掉原职，专门收集和研究戈罗莫夫的书。他们建立专门的机构——戈罗莫夫图书馆或图书室（根据书与读者的数量而定），每个图书馆或图书室都配备图书管理员，负责书籍管理。图书馆或图书室的创建者与它们成员（普通读者）的关系类似于教主与信徒的关系。每个图书馆都想方设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所以各图书馆之间缺乏信任与合作，甚至为书而大打出手。阿列克谢亲历过几次纷争血斗，最后他所在的图书室人员全部死去，独他幸免于难，但也被对方囚禁。阿列克谢被允许活着，是因为对方把他视为一个能够破解戈罗莫夫图书世界密码的超人。

戈罗莫夫的小说苏联历史的文化遗存，他的作品呈现的是苏联作家笔下的社会历史图景：“力量之书”《无产者矿井》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巴休克的“无产阶级”矿长，为完成上级指派的生产任务，拒绝工程技术专家的安全建议，由此酿成一出重大的矿难悲剧。身为矿长的巴休克事后非但不检讨自己的错误，深刻反思其中的教训，反而要尽各种手段推委责任；小说藉此暴露和批判了五十年代苏联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

“权力之书”《飞翔吧，幸福》讲述的是一个年轻大学生响应党的号召，放弃大城市生活，而是去苏联一个不毛之地当农业技术员的故事；“欢乐之书”《纳瓦尔》讲述的是二战时期高射炮兵与希特勒军队的战斗，虽然

敌我悬殊甚大，但是战士们顽强勇敢，坚守阵地，最终获得了胜利；“愤怒之书”《劳动道路》是沙波瓦洛夫的工人世家的家族史，同时也是一部苏联工业的发展史：一个小的农具机械厂壮大为一个自动化生产的冶金联合企业，维索基小镇发展成了一个城市……“忍耐之书”《银色洪流》讲述苏联时期一对普通劳动父子的游历见闻；“记忆之书”《寂静的草地》讲述的是一家首都报纸的记者米特罗辛走访农庄过程中，目睹遭遇农庄主席的官僚习气刁难的尼可季莫夫老师为民服务的执着与坚定；“意义之书”《斯大林瓷器颂》是一部对斯大林的未“曾传播的赞美诗”。小说一方面展现的是苏联作家笔下的苏联生活图景，另一方面小说呈现的是苏联小说对解体后的俄罗斯人的意义。小说并没有掩盖苏联历史的真相，这部历史中既有官僚习气的危害，也有知识分子的良知坚守；既有老百姓的艰难拮据生活，也有普通劳动者的质朴幸福……戈罗莫夫的图书世界是苏联历史的记忆，如俄罗斯评论家所言：“令人紧张的老妇人与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血战，在事实上，是一部苏联简史。”<sup>[3]</sup>

### 亲历与旁观之间：苏联记忆的独特视角

《图书管理员》独异的叙述视角，使得书里与书外的世界互为绞缠交织。小说以主人公“我”（阿列克谢）作为叙述视角，“我”（阿列克谢）既置身图书世界之外，又身居图书世界之内；既是小说的叙述者，又是小说的重要角色。“我”（阿列克谢）的童年、少年是在苏联时期度过，而在读大学的时候，国家体制发生了变化。“我”（阿列克谢）一方面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叙述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童年时期呈现的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集体听故事的场景，温馨而幸福。小说并没有刻意强调苏联时代的社会氛围是怎样，而是写苏联时代的生活感受。“我曾经梦想上医学院，也曾经想报考戏剧学院当演员，但是父母们让我报考的是理工学院，学的是“流水线生产机械及工艺”。九一年到了，我的成绩单里留下了苏联时代的告别分数，“苏共党史”考试我得了四分，“科学无神论”考试也过了。”“我”对苏联解体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因而小说以如此平静的笔调写了九一年。真正让“我”感受到社会的变化的是，

我拿到工程师文凭后，准备去莫斯科报考导演系。“首都却猝不及防地用卢布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我想都没想过，我已经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了，要上学必须付钱。……我责怪我的父母，说五年前在苏联还存在的时候去考就好了。”<sup>[2]55</sup> 接下来的五年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回忆。我如愿考上了导演系，但是我发现场地演出庆典导演专业其实和冶金专业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学的东西是艺术而已，在那儿念书的人大都只是想混个文凭而已。毕业时候的“我”是一个惊慌失措的二十六岁超龄青年。好不容易在本地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找了一份工作，但是由于工资特别低，钱根本不够用，为了生计，我顾不上丢人，贴上棉花眉毛和胡子，去扮演圣诞老人。

小说并没有刻意地强调主人公阿列克谢苏联解体前后社会体制的变化给人们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仔细阅读小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主人公对生活的感受还是变化了。童年时代是温馨而幸福的，解体后描绘的是一个“惊慌失措”的青年的生活。就是因为这种惊慌失措的状态，在“我”成为图书管理员，阅读了记忆之书之后，我的面前呈现的是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这时，透过兴奋欣喜的泪花，我又看到了新年圆圈舞，狂欢，礼物，滑雪橇，耷拉着耳朵大声叫个不停的小狗崽儿，春天解冻的春水，小溪，标语牌上的五一劳动节，在父亲肩膀上不可思议的高高飞翔。……

学生时代也被“回忆”了。那是崭新的书包，课桌上摆着彩色的峭壁，打开字帖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永远钟爱的两个词儿：‘祖国’和‘莫斯科’。……

不知不觉，课程就变成了代数和地理，但所有这些东西学起来都既轻松又愉快。……

节日里到处飘着气球，花坛被装点得像彩虹一样缤纷多彩，每个窗子里都充满阳光。……在大理石基座上高高耸立着白色的列宁纪念碑，确切地说是白糖的颜色，以纪念碑为中心像星光一样放射出许多色彩缤纷的鲜花甬道，在高高的旗杆上飘扬着鲜红的哗哗作响的幸福……”

[2]45-46

这是“我”看完“记忆之书”之后所产生的对童年的回忆，在“我”的回忆中，童年的一切是“兴奋欣喜的”，是“既轻松又愉快”的，是“缤纷多彩”的，这是我藉苏联时代的书籍所生发的幸福的童年的感觉，而这一刻我领悟到，“我将为戈罗莫夫的圣书和那虚构出来的童年而奋斗”<sup>[2]46</sup>。可以说这一时刻的“我”，既沉浸在这种幸福的体验之中，同时又保持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我知道这种幸福的童年是被回忆的、被虚构、被想像的一种生活，“而真正的童年却随即被抛到了后院儿，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平淡无奇的一连串琐碎事件，实在不值一提”<sup>[2]46</sup>。

小说不仅仅局限于“我”的体验，同时还让“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别人的苏联时代的生活经历以及后来因为阅读苏联时代的书籍而产生的变化。“我”的图书管理员的身份，赋予了“我”观察他人的方便。“我”生性善良，因此很快便获得其他图书馆成员的信任，从而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小说由此向读者打开了一扇窥视现实景观的窗口：达尼亚，以前当过体育老师，流产后无法再怀孕，遭丈夫遗弃；安德烈耶维奇，一位孤独痛苦的外科医生，妻子与他离异后带着两个女儿跟随新丈夫去了国外，……几乎所有的图书馆成员背后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由苏联作家戈罗莫夫的书籍所构成的图书馆由此成为他们逃避痛苦现实的精神寓所。小说的最后，“我”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承担破解戈罗莫夫小说密码的重任。在读第七本“记忆之书”时，“祖国”一词频现于阿列克谢的脑海，他顿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在舞台上朗诵过的一句话——“我们对祖国有无尽的义务”，由此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做祖国的永远的保卫者。小说通过主人公“我”（阿列克谢）的体验者与旁观者身份，品读出苏联历史的独特意蕴。阿列克谢是俄罗斯 70 年代生人的典型形象：年少时接受苏联式的爱国教育，对祖国充满自豪感；成年后准备报效祖国，却遭遇苏联解体。阿列克谢的人生阅历凸显俄罗斯新生代曲折的精神轨迹。他的性格由懦弱转为坚强，对祖国的自豪感以及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也因此变得更为牢靠坚实，这是戈罗莫夫小说的特殊魔力，也是重温苏联历史所滋生的精神力量。

## 独特的“意义感”：苏联记忆的价值呈现

戈罗莫夫小说总体上属平庸之作，但是《图书管理员》的作者叶里扎罗夫别出心裁，运用魔幻的艺术手法，赋予这些束之高阁的苏联时期的图书以一种改变人生与命运的魔力，让九十年代人的俄罗斯人为之痴迷癫狂。读者只要达到“奋勉”和“持续不断”两个阅读条件，戈罗莫夫小说的魔力就会显灵，甚至改变读者的眼睛、面容表情和身体姿势等等。小说中的人物马拉特·安德烈耶维奇对主人公阿列克谢所言述的读书体会形象地呈现出了戈罗莫夫小说的魔力：“这些圣书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信号暗示系统，对人的身心有定时修复的作用。可以把它们称为催化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体系。每本书的总体系都包含众多隐含的副体系，它们是一些编码的潜台词，只有在按照‘潜心’阅读两原则拥诵读的时候才会被激活。这些潜台词将在意识周围聚集，再深入到潜意识，进而暂时改变，或者说是重塑接受系统，再造思考和行动的过程。它好像在瞬间麻醉了读者。在个体思维活力被减弱的情况下，整个集体的身心活动体系都会被矫正，于是内在的能量就会被充分调动起来，控制记忆、情感的中枢神经也将被改善。”<sup>[2]158</sup>

小说《无产者矿井》被称为“力量之书”，因为阅读该书的人会获得一股神力。比如，一个名叫科恩的重病老人，平时衰弱不堪，但每次读完《无产阶级》，则精神焕发。曾有一次，科恩卧床不起，护士为他朗读《无产阶级》，结果病房里的所有老人顿然变得活力四射。一旦书的魔力消逝，这些老人故态复萌，如不续读《无产者矿井》，则面临死神的威胁。戈罗莫夫的图书可以让人的性格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舒尔加原本胆小如鼠，因为读戈罗莫夫的“愤怒之书”（小说《劳动途径》），竟然无所畏惧地杀人。舒尔加被判刑十五年，在监狱中由于他身材瘦高而孱弱，戴副眼镜，面颊不停地痉挛，他再次成了被嘲弄的理想对象。但是读权力之书改变了这一切。舒利佳发现，凭借“权力之书”（小说《幸福，飞》这本圣书，他能够对周围人发生影响，操纵他们的意志。当然，不是周围的世界变了，而是读了圣书的这个人变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暂时改变了他的表情、眼神和语气，让他能凭借手势、声音和语言影响对



方。可以说，圣书帮助舒利佳统一了他周围人的思想，这些人就是那些无法融入囚犯世界的所谓“蠢驴”、“怪物”、“受气包”、“下等囚徒”、“密探”和“公鸡”。

“记忆之书”在戈罗莫夫图书世界中是丰富的。与其它类型的书相比，“记忆之书”存量最多（有几百本），且是最有益的书，对读者最具吸引力。““记忆之书”，即《寂静的草地》，此书是最后出版的，所以保存得比其他圣书好：全世界总共有几百本。“记忆之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那些念旧的读者很容易被它吸引、拉拢过去。”<sup>[2]11</sup> 小说从另一个向度解开戈罗莫夫图书的精神奥秘。“记忆之书”的阅读，令主人公阿列克谢回想起自己美好而幸福的童年，“要知道，在我真正的童年，我虔诚地相信，在书籍、电影和歌曲中被讴歌的那个国家是实实在在的，我就生活其中。人间的苏联是一个粗糙的不完善的机体，但是在小康城市家庭浪漫的老人和孩子们的心里，另外还存在着它的一个艺术理想——天国的联盟。”<sup>[2]361</sup> 回想起苏联的伟大及其滋生的民族自豪感：“如果把各个国家比作军舰，那么苏联就是世界海军的旗舰。它引领着其他舰艇。如果把各个国家比作人，那么苏联就是战胜敌人、帮助患难朋友的强大勇士。如果把各个国家比作星星，那么我们的国家就是一颗指路星。苏联为全世界人民指明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sup>[2]360</sup> 《图书管理员》中对苏联历史吸纳与排除的奇怪混合，寄寓着作者的深意：苏联历史虽不“完美”，但自有其无可取代的精神力量。

《图书管理员》关于苏联历史记忆的叙事，已非当年“苏联历史”的意义，他们所把持的是另外一套意义系统。其一，是与社会一般伦理价值相联系的意义系统，它多指向主体自身的完善。其二，是与国家及历史相联系的意义体系，典型的叙述是“热爱祖国、为国献身、民族自豪感”。这样，意义转移了，作家们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确立了自我的形象和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图书管理员》这部小说并没有美化苏联。在小说中，苏联是人们情感意象的结晶点。正如开普勒所言，“人们所回忆的往日的当今和人们回忆时所立足的现在的当今一样，都是关于一个有意义的经历和行为世界的社会构造物。这些构造物依赖人们的集

体回忆，并通过集体回忆得以保持。”<sup>[1]87</sup> 作者力图从苏联历史事件中“辩证”地析出积极意义的话语逻辑，消解了“苦难记忆”的反思性和反抗意识。苏联历史承载的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只有理解这种转置逻辑，我们才能理解苏联记忆的发展逻辑。

## 结 语

苏联解体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是全面颠覆：原有价值体系坍塌、生命历程断裂、生存状态悖谬……俄罗斯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自我认同持续处于危机之中。伴随着持续的认同危机的是俄罗斯人对意义的不断追索。叶里扎罗夫别出心裁，从苏联时代的历史记忆中挖掘俄罗斯民族重塑辉煌的精神引力。俄罗斯学者利哈乔夫认为，“由于有了记忆，过去就进入了现在，而未来似乎也可通过把现在与过去相联系来加以预料。”<sup>[4]</sup>《图书管理员》这部小说凸显的是苏联历史记忆对当下俄罗斯人的意义。作者叶里扎罗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苏联历史观：“苏联——是延展的，连续不断地存在着，无法回避它的存在。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与苏联过去的联系——这是一个事实。”<sup>[5]</sup>诚然，对苏联历史的深切追忆并非刻意粉饰美化苏联，更不是想退回到苏联的老路上去。叶里扎罗夫强调说：“怀旧-这不是对过去的怀念。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怀念。苏联是完整的。”<sup>[5]</sup>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言，“感觉到过去是集体延续的重要因素，历史作为延续的发展、作为传统、作为‘我们的前身’，其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能够在历史之中寻找到自身的归属，并获得了情感上的满足”<sup>[6]</sup>。在俄罗斯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苏联历史是其中不可略去的一个阶段，这段历史危难与繁荣并存，挫折与发展与共。但是社会集体的患难历史与辉煌岁月往往能够明显地激发人们的集体认同。藉由“书中之书”的灵性构思，叶里扎罗夫以魔幻的艺术风格将苏联历史与俄罗斯的现实境况有机融合，寓意性地揭示俄罗斯民族复兴的伟大真理——保存历史记忆，维护历史记忆。这其中既包含对祖国历史传统的尊重和继承，也蕴涵对未来家国命运的执著关怀。

## 参考文献

1.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C].季斌、王立君、白锡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俄]叶里扎罗夫.图书管理员[M].刘文飞，刘彤，陈建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 Короедов Лембит, “ Михаил Елизаров. Библиотекарь. Роман-некролог,” [OL]. См. Самиздат.[http://zhurnal.lib.ru/s/sorokin\\_s\\_w/elizarovdoc.shtml](http://zhurnal.lib.ru/s/sorokin_s_w/elizarovdoc.shtml)
4. [俄]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M].吴晓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25.
5. Кирилл Решетник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 нечто непрерывное, от него невозможно уйти,” [N]. См. Газета, 25 июля,2007,№ 135.
6. Eric Hobsbaem.On History,New York[M]. 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7,30-31.